

2008

贵港市文史资料影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贵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K296.725.02

H4
V.12

贵港
国

第十二辑

贵港市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11/10/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五月

责任编辑: 罗甫琼 梅行公 甘相茂
编 编 区鸿泽 梁元熹 莫洪杰
陈大菴 周建华

封面题字: 陈旦生

封面设计: 叶群球

贵港市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政协广西贵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西书刊批准证明 211号
广西贵港市人民印刷厂印

1989年5月出版

贵港市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目录

清代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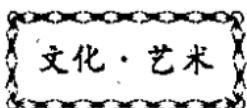
抗法英雄李应章	罗甫琼 梁润贵	(1)
石达开紫大地蒙难记(民国撰书)	覃炳南	(2)
人物	区渭文	区鸿泽 (5)
抗战岁月	回忆罗尔渠先生	李志曙 (9)
蔡廷锴将军在南山寺	罗甫琼 (12)	
我的伯父黎杰材	黎海平 (13)	
我国第一个报道南沙的记者	梁元熹 (17)	
远征军在贵县设宴	林禽 (26)	
日伪县长杨雄	甘相茂 (28)	
战后的贵县片断	莫洪杰 (33)	
大圩庆丰乡群众袭击日寇记	黄启光 (35)	
记大圩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沙溪 (36)	

怀城风云

接管贵县警察局的前后回顾	杨清溪 刘贵光 刘广裕 陈介琨	(38)
古老怀城换新天——贵县解放纪实	陈霉坚 (43)	
贵县妇女联合会组织沿革与活动	赖文芳 蒙天荣 (48)	
双桥乡匪乱平息记	苏善凯 覃德芳 (55)	
怀念蒙开仕同志	蒙鸿道 (60)	

一九四七年贵师学潮的回忆.....

.....郑继乾 甘乃权 (66)



民国《贵县志》校注.....烛光 (75)

覃恒谦和他的老师徐悲鸿丰子恺.....卢康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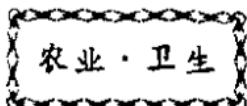
粤剧名伶薛觉先慰问荣军.....宋文彦 (87)

“龙虎爪”围城.....苏善凯 (88)

莲花山南的壮族婚俗.....凌榜雄 (90)

贵县民间粤剧曲艺概况.....万醒才 (93)

贵县的民间乐队.....倪淇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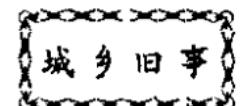
贵县农业事业场、站的变迁.....谢之信 (103)

贵县解放前的医疗卫生事业概况.....

.....郑鸿钧 岑腾华 卜寿良 (109)

贵县人民医院五十年.....郑鸿钧 (114)

历尽沧桑的年寿阁中药厂.....区础超 (127)



副总统夫人郭德洁路过贵县.....谭立道 (131)

李东桓简史.....覃德芳 (133)

广仁善堂施粥.....宋文彦 (135)

旧社会禁止游神纪实	莫洪杰 (137)
贵县城区街名考	郑开基 (139)
邓少华落网记	谭耀强 (143)
解放前桥圩的工商农副业	梁观型 (145)
大圩旧事	廖 瑞 林瑞麟 (148)

订正与补充

(一) 关于《大圩革命史话》一文的重要更正

(二) 勘误的勘误

·启事·

征集贵县先达著作启事

本刊更名告读者

经国务院批准，建立贵港市，原贵县建制撤销。
 《贵县文史资料选辑》从本期起，相应改名为《贵港市文史资料选辑》。为保持系统性并方便检索，辑数仍沿原来序列。

贵港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抗法英雄 李应章

罗甫琼、梁润贵

李应章字文斋，生于清道光年间，贵县郭东里人。少时家境贫寒，双亲早丧，为生活所迫，浪迹江湖，后投效边军，屡建奇功，卒在龙州。笔者于近期曾到龙州查阅有关资料，并看到了在龙州县沿南岸娄园角地方的李应章墓碑。墓碑上刻着“清授武显将军李应章墓”。此墓葬于清光绪十四年。

中法战争爆发后，李应章在广西边军任管带，在清将唐景嵩部下随军进援越南。他曾参加过北宁、谅山、镇南关诸役，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为清廷所倚重。清光绪十年（1884）甲申二月二十一日，唐景嵩以李应章、王正明、黄忠立各营守观音桥，扼谅山大道。是日，清军已破太原。李应章接守观音桥之后，开壕筑垒，躬操土木，积极备战，士气异常高涨，将士皆磨拳擦掌，誓与法侵略军决一死战。六日，法侵略者欲占谅山，兵抵观音桥。李应章、黄玉贤统前敌各营严阵而待。法军开火攻击，李应章率部奋起迎击，以火力压住敌人，组织大刀队冲锋，杀声震野，气吞山河。法兵在短兵相接之时，慑于我军威势，纷纷败阵。是役，李应章身先士卒，亲刃法军多人，全军斩获甚多，杀死法军百余人，生俘多人，夺获辎重甚夥。次日，法兵再犯，李应章以乘胜之势，再斩敌四十多，又夺获马匹、器械一批。唐景嵩上其功，以副将用，赏勇号——强谦巴图鲁。此后，李应章又率部于船头等处与法兵大战，屡次获胜，以功加总兵衔，

赏戴花翎。

光绪十年十月，李应章奉命驻守山西，与黑旗军（刘永福部）并肩作战抗击法侵略军。十一月十二日，法侵略者派兵舰十二艘，民船十四艘，陆军六千人进犯山西。李应章怒火填胸地激励将士，“滚枪环击，大势得手”；大量杀伤敌人，派人向唐景嵩献敌首级七。李应章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功绩永垂不朽。

清光绪十四年（1888），李应章因军务积劳成疾，病逝于龙州。边境军民痛哭流涕，甚至有撞地而哭者。清政府念其边廷战功，赐祭一坛，推封三代，世袭六品顶戴。

石达开紫大地蒙难记 (民国撰书)

覃炳南收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我和几位同志到四川省成都市考察了翼王就义的地方。成都市政协给我们提供了《翼王石达开紫大地蒙难纪实》碑文，这份碑文是里人赖秉权于纪念翼王蒙难六十周年（即1923年）之际受其父命撰写，一九四五年里人曹溥文手书刻石的。该碑现移在四川省石棉县文化馆内保存。该碑全文如下：

清同治二年春三月二十七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拥兵十余万由滇来蜀，经冕宁至越西之紫大地。松林河土司王应元断索桥，沿松林河抵御，适时下大雨，江水暴涨丈余，正以山洪暴发，其涸也可立而待。越日，川督骆秉章檄调总兵唐有耕驻防大渡河北岸安顺坝；知雅州府事蔡步钟进驻富林、杨泗；总兵萧庆高、何必胜率中右两军驰至增防阜和；协副将谢国泰督本标兵驰至磨西猛虎岗，以增防御力量；越西同知周岐源、参将杨应刚暨邛崃土司岭承恩等进扼竹马、石门坎一带；云南提督胡中和驻守化林，策应各地；南字营游击王松林自冕宁直趋箐箕湾，以防擦罗一线；四川布政使刘蓉亦至富林，调度粮饷，策应各军。三十日，王以士兵数千由大渡河上游抢渡不行。四月四日，乘船筏各数十，伤属再渡不得。初六日，改图松林河，由雅寨下趋磨房沟，又不能如愿。王知陷入绝境，愤极图存。十八日亲率部伍，分批横渡，复被唐有耕、蔡步钟、王应元凭河截阻，仍难践越。至是，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疾流行，死亡枕籍，阅时一月，而军屹然不动，其将士心如此，呜呼！此岂田横之客所可同日而语者哉？！读骆秉章奏报谓先调唐有耕一军驰防大渡，或为请奖张本。薛福成谓半渡撤回，亦属耳食之言，不足以信史。初王娘某鉴王陷入绝境，劝王改图，并仰药死，以绝王念。相传葬紫大地后山，不封不树，迄今尚难寻觅。噫！亦可哀矣。王英雄气概，视死如归。四月二十一日，越西营参将杨应刚亲谒王垒，劝王牺牲一切，保全部下生命，王毅然许之。二十六日乃率领部属离紫大地，王妾七人裹帛投河以殉，部属相率自溺者以万计，烈矣！王携其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暨幼

子石定忠，部属相随，仍有万众。王至凉桥，应刚来晤，偕至纳耳坝，唐军渡船来迎，相偕至河长坝，转入唐军。五月初三日由富林护送成都。不料王发富林甫一日，而其部众之留大树堡者，悉被歼灭，呜呼！惨矣。夫屠戮投降，本为世所诟病，秉章何取焉？！读汉书本纪，余尝以太史公有所避忌，执成败以论英雄，察今追昔，事有同悲，个中真有天意，非王之智出秉章者也。嗟乎！清政不刚（纲），王以只手救国之精神，倡导革命，不有东王之变，华夏光复，当不待辛亥年矣！民国癸亥适王蒙难六十周年，余承严命，记其崖略，并勒诸石，以资凭吊，籍留以待后之修史诸君。

里人赖秉权谨记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岁次乙酉，里人曹濬文书。

这份史料虽是在翼王蒙难后六十年写的，但写得生动、具体、完整，是一份颇有价值的史料，特收集在案。

编者注：

上述碑文拓片，石棉县文化馆于八十年代初送有一份给贵县文管所，存备将来建“石达开纪念馆”时作陈列品。紫大地即紫打地，现代名安顺场。

区渭文

区鸿泽

区渭文，广西贵县人，1904年出生。父祖辈文化程度很低，屠羊为业，家境寒素。——正因为如此，他的父亲以辛勤劳动挣来的钱，供给他读书，直到他在贵县中学（旧制）毕业。

当年，正是“五四”新思潮、新文化波澜壮阔，马列主义逐渐在全国各地传播的时候。区渭文是个身体健硕的青年人，在时代的洪流中思想是前进的。

1925年，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区渭文由广西考选赴苏联莫斯科孙文大学留学。

录取学生于1926年1月15日集中广州，国民政府在广州中山大学设俄文补习班，聘苏联女教师二人任教。同年8月国民政府始选拔20名，先行送往，区渭文是其中之一。

孙文大学课程，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修业期三年。课程结束后，加以特殊训练，授以革命工作技能。并于暑期在莫斯科军区设野营，实施严格军训，以期养成健全人才。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事变，因为区渭文是留苏学生，他的家曾被贵县反动当局军警搜查，抄去一批马列主义和进步的书籍。

国共两党分裂之后，苏联对我国留学生，仍许继续求学，而广西留苏学生，多于1929年春毕业后陆续回国。

区渭文回国后流落在香港，得表亲陈勉恕陈此生两兄弟介绍，在广九铁路线——东莞石龙中学任教师。区渭文原名

区鸿辉，从此改名区渭文。

1932年，区渭文通过王公度关系（他们两人是留苏同学），回广西参加政治工作。当时，王公度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新桂系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主任，是李宗仁、白崇禧所信任的红员之一。

王公度延揽一批留苏同学如谢苍生、区渭文、张威遐、李一尘等为左右手，时人称为“王公度的四大金刚”。

谢苍生是桂军总政训处副处长，区渭文、张威遐、李一尘是南宁军校政治教官，同时又是广西党政各方面的政治院校教育。

区渭文编著《经济地理学》，区渭文、谢苍生、张威遐合著《社会问题》，张威遐编著《社会发展史》，李一尘编著《政治学》都被采用为当时广西的政治教材。桂军总政训处出版的《创进》月刊，他们都是撰稿人。《南宁民国日报》辟专栏发表他们的理论文章，称他们是“理论”专家。王公度与其“留俄派”同学，也以“进步派”自居。所谓“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治口号，“广西建设纲领”和白崇禧吹吁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征于）政策，由他们写文章加以阐释宣扬。尤其是他们对军校学生的思想和教育，完全采用苏联一套。特别是组织军校毕业同学会，加以控制，这个组织对桂军部队首长带来的威胁很大，因此招致新桂系元老派如黄旭初（当时的广西省主席）廖磊、李品仙、夏威（桂军参谋长、军长）等的极为不满，也就是以后王公度与其留俄派同学谢苍生、区渭文等被杀的最主要因素。

1936年，新桂系发动“六、一”抗日运动。李宗仁、白崇禧以请缨抗日为名，反对蒋介石为实。蒋桂战争，一触即发，全国震动！夏威（军长）兼任广西学生军司令，区渭文任学生军政训处主任，积极组织学生军。

“六、一”运动复员之后，区渭文调任北流县长。他在北流县长任内，组织“勾漏学社”，参加这个学社的北流县基层干部，中小学教师，知识青年，不下二、三千人。区渭文大量灌输进步思想。因此地方“绅士”极为反对，向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告状，区渭文被免职。

区渭文在北流县“丢官”回到南宁。当时，黄楚任《南宁民国日报》社长，（他们两人是留苏同学），邀区渭文任总编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新桂系内部突然发生了“王公度政治案件”，王公度及其留俄派同学谢苍生、区渭文、张威遐、李一尘等均被逮捕。

同年八月某一天深夜，夏威军部一个校级军官到《南宁民国日报》编辑室找区渭文，说“夏军长有紧急事情要与总编辑商量，请即到军部”。时值暑天，区渭文只穿背心上夜班，更衣后与来人离报社，区渭文的家眷是住在报社内，等候到天亮，仍未见人回来，四出打听，毫无消息。

有关“王案”事件，省外报纸，尤其是广州、香港等地报纸，连篇累牍，报道王公度与其留俄派同学都是托派分子。但广西报纸对这件震动一时的政治案件，却一字不提，广西当局更无明文公告。

同年九月中旬，“王案”发生之后，广西当局召集桂军政训处全体政工人员，全省各中等以上学校政治指导员，国民

党广西各县党工人员，共计六百多人到桂林；入广西省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受训。（笔者是受训人员）。举办这个政训班的主要原因是“王案”发生后，对广西政治干部来一次思想教育，培训战时政工，还是其次。

李宗仁亲自担任政训班的班主任，夏威（军长）为教育长，黄季陆（国民党中央委员）为教务处长。这个训练班，一开始戒备森严，气氛十分紧张。李宗仁就“王案”事件对受训人员作过一次讲话，说王公度是他一手培植起来的，王公度想造反，想做广西的领袖。李宗仁忿怒地拍讲台说：“要把王公度打成肉酱”！

笔者在受训期间，得知王公度在桂林被秘密处死，谢苍生、区渭文在南宁被秘密处死，张威遐、李一尘幸免。（“王案”处理之后，张、李仍受器重，历充政要。）

训练班结束时举行一个仪式，由李宗仁监督，全体受训人员宣读“誓词”，算是重新入“党”，效忠“领袖”。

双十节后第二天，李宗仁飞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训练班全体学员，列队去机场“欢送”。“王案”这台戏，算是完场了。

“王案”发生前，白崇禧已离桂去南京，出任国军副总参谋长。事后，白崇禧曾说：“‘王案’处置过当，其实可以不杀。

民主人士李任仁坚信，王公度对李、白忠诚不二，说王是托派头目，要造李、白的反，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

由此可知，区渭文是新桂系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受罪羊。

区渭文被杀害后，由家族中一个在南宁经商的兄弟，多

方设法，在南宁郊区坟场，寻见区渭文的遗体，备棺另行殓葬，并勒碑记“贵县区鸿辉之墓”——复其原名。他就这样了结三十三岁的一生。

回忆罗尔棻先生

李志曙

罗尔棻先生逝世快一年了，每当我想起他，一个思想开明，做事认真，对人热心的忠厚长者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三十年代初，罗先生曾先后担任广西贵县初级中学校长和广西桂林师专校长，我有幸在他任职的这两间学校就读，得到他不少的关心与帮助，对于他的为人做事，应该说是有一定了解的。

我觉得罗先生在这两间学校的工作是尽力尽心的，做出了应有的成绩。

在罗先生的罗致之下，当时贵县初中拥有一批好教师，其中，数理化、英语，音乐美术教师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当时就在那里教过语文课。我后来在各地遇到当时的先后同学，大家都很怀念当时的学校生活，谈到罗先生，仍然不约而同地用亲切的称呼“罗校长”来称呼他。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罗先生那种开明的思想作风。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一般市民，乃至一般同学和工友，对乡下来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同学是“另眼看待”的，少数民族的同学也有自卑感。罗先生对少数民族学生非但没有半点歧视，还可以说他注意到了少数民族同学受到歧视的问题。我在学的第三年，课外活动课中安排有“紧急集合”一项内容。集合时由各班学生的队长向校长汇报本班学生出席人数。各班队长由学校指定，我们班就指定的我。从任何方面看，我都不是应该入选的，为何竟然选上我呢？我想了很久，总觉得那完全是罗先生有意用这办法来帮助我克服那种自卑感的。这是小事一桩，但对我日后的登台演唱却是不无帮助的。

那时广西规定念完初中后要受完半年军训才能毕业。我去受了军训，但半途得病，只好回家医治。家里辛苦凑钱供我到县城念了三年书，结果一纸文凭都拿不着，埋怨我；我也感到为难。病好了，有一天，我到学校里打听该怎么办。那时罗先生已经调任桂林师专校长，那天正好从广州回到贵县，晚上要到学校来看以前的同事。新任校长是以前的教务主任，他说罗先生对我的印象不错，劝我晚上来见他。晚上我去见了罗先生，说了我的困难处境。在场有好些老师，对我都很同情，罗先生答应在桂林师专给我找一份工作。他们还劝我明天就乘罗先生的汽车一同去桂林。我一时感到为难：身上就只有母亲给的她积攒多年的十几个铜板，没有被子，没有蚊帐，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是临时借来的，就这样去桂林，行吗？罗先生他们很清楚我的情况，他们说，你自己去桂林，要花一笔车费，这笔钱够买你的被子蚊帐了；这样，

我就决定第二天乘罗先生的车去桂林了。

我先在桂林师专科学馆当了一段时间的仪器管理员，后来考入师专的师五班（这个班后来改为西大文法学院社会学系），取得了继续上学的机会。

罗先生在桂林师专的时间很短，似乎很难说得上会有什么建树。但在全国解放以后，大家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罗先生是为革命做了件大好事的。当他知道国民党特务要逮捕一个地下党员的同学时，他通知了那个同学，让他逃出了虎口。这个同学就是解放后担任过广东省副省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广东政协主席的梁威林同志。

1958年我应邀从上海回南宁参加壮族自治区成立的活动，一天晚上约同杨希谋大夫去看罗先生。杨大夫年青时也曾经得到罗先生很大帮助。我向罗先生简单汇报了多年来平凡而坎坷的经历。当说到湘桂大撤退，我流浪到重庆，由于走投无路，为了解决食住问题，只好改行学唱歌时，我说，这是“逼上梁山”呀。他似乎并不责怪我的不争气，而是笑着说，你这“梁山”上得并不错嘛；只是没想到你这当年好象有点营养不良的学生还能学好唱歌呀！听到他这么说，我很受感动。他对他那为数不少的学生是很关心的，得到他的关心与帮助的青少年是很多的，但我没想到，对我这个当年与他无亲无故，来自少数民族农村的穷少年，他竟然注意到了我的营养不良！出自衷心的感谢，我只好对他说，罗校长，没有您当年把我带到桂林，我这辈子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更不用说上什么“梁山”了。

1987年十二月中旬，我因事回到南宁，第二天到罗先生那简陋的住处去看他，他家里人说他已经去医院里去世了。